

【皖江星空】

## 轻松王为民

□金海涛

刚入四九,天便骤然变了,彤云密布,寒风呼啸,雪花飞舞,鸟儿静静地龟缩在电线上,不闻啾鸣。关上门窗,生一盆火,室内暖了起来,沏一壶茶,打开一本册页翻看,忽闻一阵兰香飘来,以为院里的兰花开了,却又不似,原来缘于案上的这本册页。一丛乱叶中伸出几根兰枝,几朵素花或含开着,或羞月般地露出几点花蕊,静谧的室内便游荡着一缕暗香来。

看着看着,眼前就冒出画家王为民。为民善画梅花、兰草,纯施水墨,往往简约几笔,或浓或淡,清奇雅健,骨清格韵,颇



王为民近影

见出古意来。看他的画是需一点禅心的。文如其人,画,莫不如此?他好儒释道,一本五千余字的《道德经》差不多通篇背下来;又常以《易经》爻卦为人目相,测人仕途、家事、祸福,说得人瞠目结舌,心惊肉跳,或喜笑颜开,心花怒放。遇到这情景,我们常常插科打诨,说,别信,懵人呢!他却极认真,说源于《易经》某卦某卦。事后却有八九在谱,少不得也为他赚来烟酒与朋友同享。不过,测之于我却让他出了“洋相”,至今我还是碌碌庸庸,无有大器。为民说,这是相知太熟,反而看不清,就像自己不能给自己测相爻卦同为一理。然,他更喜唐太宗《百字箴》,常以为铭。箴云:“耕夫役役,多无隔宿之粮;织女波波,少有御寒之衣。日食三餐,当思农夫之苦;身穿一缕,每念织女之劳。寸丝千命,匙饭百鞭,无功受禄,寝食不安。交有德之朋,绝无益之友;取本分之财,戒无名之酒;常怀克己之心,闭欲是非之口。若能依朕斯言,富贵功名可久。”曾有人以几倍的价欲购他的画冒充古人,条件是不要落款,由他人代。为民以太宗语:“无功受禄,寝食不安”,断然拒之。

人有了境界,画便不一样。为民除画梅花、兰草,还喜花鸟山水。他画的鹭鸶,背景多以芦苇、水草,或荷叶,显出一片宁静、祥和,然而画中的鹭鸶却往往透出茫然,甚而骚动和不安,整个画属于宁静中不宁静,于和谐中不和谐。人类在贪婪地向大自然攫取财富的同时,往往不自觉地殃及了自身。画中的鸟亦似乎在发问:何处还有洁土?栖身何处?于是画中的鸟便不仅仅是画中的鸟了。为民有时也好大红大绿的热闹画面,常见他的紫藤,

花团锦簇,红粉绿荫,一片歌舞升平,然而画中的八哥却是冷寂、寞然,不食人间烟火,这使人想起八大。山人的鸟多是清冽,冷眼看世界,背景也多以清冽、萧寒。不过时代到底不同了,如今的世界到处歌声嘹亮,麻将声声,灯红酒绿,觥筹交错,好不热闹呀!那么八哥在想什么呢?读这样画便慢慢读出了许多的意思。这样看来,为民不是为了作画而作画,绘画便常常寄予了他的向往、他的人生境地了。

宋时,书家米南宫好收藏,每得一好石,顶礼拜之。一次得赵徽宗一方好砚,不弃余墨藏于怀中,舞之蹈之。今人林散之也好砚石,曾闻林先生做县爷时得一良砚,喜不自禁,藏于褥中温之。为民也好收藏,尤以寿山青田石中佳品,常重金相购或以画相赏。在他看来石有灵气,能静心,能养性,去浮躁,去俗气,所以他每得一好石必邀些朋友小酌相庆。

但为民并不胜酒力,也不善饮,曾作文公开声称:不喜欢酒,甚而厌酒。为民的不喜欢酒,大体为怯于场面上繁缛程序、无聊而太多的奉承。不过遇有肝胆相投者,也时不时地酣畅大醉一场,但遇俗人饭囊,常白眼相对,寡言少语,便亦时常遭来圈内一些人误解:此兄太骄,眼里有谁?我曾笑为其语,为民能“交有德之朋,绝无益之友;取本分之财,戒无名之酒”,却难做到“常怀克己之心”,所以至今离“富贵功名”尚有些距离。不过话又说回来,这又能说不是其人至情至性的地方?

为民书房有一幅“观自在”,取于释家语,为著名书画家蒋风白老先生书,书法深厚古朴。为民便拿来为斋号。书房一侧的凉台遥对大龙山,书房里画稿层层叠叠,寿山青田琳琅满目。闲暇时,为民常把玩寿山青田,触大自然沧桑之变;或读经阅史,感世事之炎凉;或信笔由缰,舒心中之逸气;或捧一把紫砂壶看龙山青黛,看炊烟袅袅,看万家灯火点点。我说,这才大自在!人若进了这种“大自在”,轻轻松松,快快乐乐,又何必那“富贵功名”呢!

《王为民画集》近日已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)

【民间人物】

## 目连山的王小六

□章溪

我是第一次知道秋浦河畔的石台县矶滩有一座目连山。同样,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目连山中有一个叫作王小六的高人。

目连山的来历和目连救母的神话戏有关。据说,很早以前,目连山周边一带,目连戏的演出活动非常频繁,某年,各个目连戏剧团,相约在目连山中演戏竞艺,盛况空前。以后这个地方就被称为“目连会”,而与此有关的山就给称作目连山,山中潭水被称作目连湖。目连山森林公园的一堵照壁墙上,还有一组讲述目连救母的连环图画呢。

目连山的戏剧传统流传至今,山中能唱小戏,唱民歌,作古诗的高人比比皆是。目连山的王小六是其中之一。他不是黄梅戏《打豆腐》中的王小六,却和“豆腐王小六”有一些关连处。这位王姓男子,从十几岁起就喜欢唱黄梅戏。哪里有戏班子来演出,他总是一个如影随形的追随者。他特别爱看《王小六打豆腐》,常看不厌,久之竟把这出戏中“王小六”的神态、动作、唱腔模仿得惟妙惟肖,于是人们就戏称他为“王小六”了。

四十多岁的王小六平时是一个农民,家计农活操持得很好,又是一个手艺精巧的木匠。他唱戏则更是在目连山远近闻名。谁家喜事盛事,他常不请自到,有人想听戏,他开口就唱,大戏、小戏,生角、旦角,都有几下子。往往是,戏助酒兴,王小六唱得滋味万千,听戏的人则如痴如醉。听完王小六的戏,五里八村的人都晓得了王小六。

如果附近区域或本村有黄梅戏戏班子来演出,王小六则更像一条入水的龙——神了。他会很认真严肃地坐在镜前,给自己化好戏妆,再穿上戏服,然后在演出前出现在戏班的后台。他找班主说,你们如果有哪个角色缺人演,就让我来演好了。如果角色不缺,让我在中间来个片段唱腔也行。我不在乎酬金,大家要是觉得我演得还好,哪怕给我最少的份子钱都行。

结果,王小六演的还真有戏,每每都能激起观众的喝彩。观众真心喜欢他的戏,王小六也就无限地幸福其间了。但王小六也并没有投奔哪个戏班子,他只是以自己的风格唱着戏。

这个星期日,我路过目连山,听人说道这位唱戏高人王小六,很想去拜访他,亲耳听他唱《王小六打豆腐》,可惜天热路远,未能如愿。但我觉得王小六的“戏迹”还是应该记上一笔的,于是,根据他人所述,记录于此,应属“道听途说”。下次如果有人去目连山,见到王小六,请一定带我问声好。

【三百六十行】

## 花匠老邓

□范培真 文/图

花匠老邓,全名邓敦科,个头不高,但很精神,六十多岁,怀宁五横人,在空军驻安庆某部从事绿化工作三十余载,因为他的憨厚老实和勤劳能干,部队的绿化搞得有模有样,赢得了领导和官兵的肯定与好评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花匠”。

三十多年前,年轻气盛的邓敦科放弃了继续担任生产队长这一要职,包干到户让他有了更多的选择。于是,他收拾行囊,来到现在所在部队成为一名临时工,起初,老邓只是干些琐碎的杂活,部队绿化还没有成规模,但老邓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,领导交给的工作样样干得都非常出色。记得刚到部队时,老邓就赶上了到长江码头卸载一批木材,每捆足有十多米长,一米五高的木材,几个人从船上搬运下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,先前的几个壮汉费了很大力气也没能将木材运下来,如此一来,部队领导有点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,老邓建议能否用滑轮代替肩扛,借助滑轮力量将木材运下船来,结果老邓的建议被采纳,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老邓一次不经意的表现,让部队领导眼前一亮,正好部队当时需要一个像他这样有责任心、脑袋活且会干活搞绿化的人。就这样,老邓正式走马上任,成为一名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的部队“花匠”。

老邓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部队的绿化工作中,部队绿化一年一个样,三年大变化,三十年后的今天大变模样。十多年前,从部队转业在南京禄口机场某领导回到部队后,看到部队绿化搞得如此漂亮,就想高薪聘请老邓到他那里去,被老邓婉言谢绝了。其实,老邓何尝不想到南京去,想想自己这么多年来辛勤汗水的付出,在自己的精心培育和呵护管理下,才形成了春有花、夏有荫、秋有果的园林式营院,他有点舍不得离开。

老邓的付出是默默无闻的,但他却不后悔,通过自己的努力,如今营院的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,色彩艳丽的多品种花卉争相开放,造型各异的草地图案赏心悦目,林荫小道让官兵留连忘返。走进部队营院让人有走进某个公园的感觉,无论是训练归来,还是茶余饭后,官兵们走在这满眼葱绿的营院里,顷刻间,所有的烦恼与不快都会抛到九霄云外,剩下的只有眼前美景无尽的享受。

进入夏季后,雨水充沛,各种树木花草很容易遭到自然破坏。这不,憨厚老实的老邓,迎着朝阳,拿起工具又忙碌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。

【凡人素描】

## 门卫何大姐

□蔡恒敏

我居住的新房是在一个小区内,前后就只有两幢。当两幢楼落成时,小区就派了门卫。门卫是一对过知天命之年的夫妇,来自北郊,有二女一儿,大女已出嫁。

我家算装璜最早的几户,最初线路还未布好,装璜工想喝茶,老公就去门卫那里讨水。女门卫姓何,胖乎乎的身段。老公讨水回来,笑着对我说:“我喊她老何,她不乐意,她说:‘我哪比你大多少。’我改叫她何大姐,她乐了。”

何大姐与她老公做门卫,每月工资600元钱,物业在车库西头隔了几十平米的两间房给他们,算作不花钱的住处,否则600元怎么够。白日门卫以何大姐为主,何大姐很是尽职,坚守岗位,对进出的人,盯得很紧。后来进住的人多,她记性很好,哪家哪户的人都对得上号。每当出现新面孔,她紧跟后面,嘴里喊道:“喂!做什么事的?”直到人家说明情况,才放行。有时午休,装璜工还在“叮当,叮当……”敲着,何大姐嘶着嗓子在底下叫唤:“什么时候了,还不歇活啊。”不停,再唤:“是什么话,讲不信。”有时装璜工充耳不闻,继续敲,何大姐与他们较上劲,上到楼里,直到他们停为止。她的老公兼做小区家装小工,打墙、抬砖、出灰渣,得来的钱贴补家用,日子过得还行。老公身段精瘦,与何大姐形成鲜明对比,他两腿青筋暴露,挑担子不减年青人。我跟我老公谈到他:这把年纪

还这般有劲,怎么有这般好身体。

何大姐与院子人混得很熟,常帮院人做点手边事,院人不好意思,送点东西给她,她也还点新米、腌菜之类。天热或天不冷时,院子人好在大门口纳凉聊天,何大姐家的小板凳不够坐,她老公利用装璜剩下的材料,拼成简易小板凳供院人使用。

何大姐在我们院里过得有滋有味,俨然是这里住户,我们把她也视为一邻居,整日笑哈哈的。但是有一日,我下班回来,见何大姐没了往日的笑容。她见我就像说:“蔡大姐,我要走了,不在这做事了。”我忙道:“是吗?为什么?”何大姐沮丧地说:“物业人说我们年龄大了,不够格做门卫。”我“噢”了一声,很是惋惜,心里也说不出口滋味,我早已把他们当成这院一分子,怎么说走就走呢。我想到人生无常。何大姐在一旁又道:“我知道,哪里是我们年纪大,是有人想我这个门卫位子,他码子大,我要去他们那里评理。”何大姐愤愤不平。物业这一决定对于何大姐一家是一个很难的事,一家可谓全搬到城里,小女在城里找了一份工作,小儿在城里买了房,也有事干,他们两口把家里的农田都给了别人种,把家当都运到这里,做长期打算。难道又搬回农村不成?

在这期限里,我们院子里人为她说话,说她还不错,如何尽职。这中途,何大姐又告

诉我,她找了人,在另一地方谋到一看门的事,好不再返乡,只是何大姐还是不开笑脸。又过了几日,何大姐脸阳光了,见到我说:“我们不走了,还是在这看门。”我忙道:“那好啊!”她又告诉我:“打扫卫生的活,也给我们做。”我帮他们一算也有1000元的进项。这次何大姐不走,是那人不想来。何大姐又快活起来。

何大姐称她老公为“老的”。她老的没什么其它嗜好,就爱几口烟,但就他们的收入,好烟抽不起,只能抽两块左右一包的烟。何大姐担心老的身体,常劝老的不抽烟。有一日,我恰逢在门房,听何大姐劝老的:“老的,你只要把烟戒了,我买牛肉给你吃。”老的坐在那里,右手夹着烟,咄嘴笑而不答。我在一旁好笑,怎么像哄小孩一般。

何大姐有两桩心事未了:一桩是小女年近二十七还未说定人家,另一桩是小儿虽说买了房,空债不少,将来还要结婚,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谈到小女的婚姻,何大姐哼道:“高不成低不就。”近日我下班回来,过门房,何大姐撵出,喊住我,喜滋滋地对我说:“蔡大姐,给一包喜糖,我小女结婚了。”我接喜糖与她道喜。这下何大姐了却一桩心事,下一桩就是儿子。何大姐心里预算地跟我说:“我家老的还要苦几年。”

我倒喜欢他们平常人的心态,有着自己的一生职责目标,过着自己易满足的日子。